

长篇小说

绳仁的荒野

SHENGRENDEHUANGYE

—— 任重◎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小说



绳仁的荒野

SHENGRENDHUANGYE

—— 任重◎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绳仁的荒野 / 任重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10-07983-5

I. ①绳…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3661号

绳仁的荒野

任重 著

责任编辑：徐明德 周伟平

装帧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室电话：0791-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30

字数：480千

ISBN 978-7-210-07983-5

赣版权登字—01—2015—882

定价：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个懵懂少年心路历程的传说，一个20世纪中叶流传于胶东半岛西北部的荒诞故事。少年绳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审视和触摸这个充满腐败气息的世界，在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生存与死亡的博弈煎熬中艰难成长，种种困惑、挫败、迷惘和与生俱来的叛逆令他坚韧痴狂。现实与梦想的距离如此遥远，一次次企图安放那孤独寂寞的心灵，却发现仿佛始终置身于一个巨大的不断轮回的怪圈之中而难以脱逃……

看那星空渐渐隐去了

如此冰冷

然后世界渐渐隐去了

如此冰冷

1

宗亮长老说，绳仁此生，不论他的主观意愿如何，总是一个影响若干人的了不起的人物呢。

绳仁是在海啸中出世的。绳仁的母亲在那个午后明显感到了腹内生命的异常躁动。此时她午休刚刚醒来，她对丈夫伊叔说：“黑阳山上有个古刹，古刹里有个宗亮长老，宗亮长老告诉我，半山腰上有个山洞，坐北朝南，风水大好，我们的儿子应该在那儿出生啊。”

绳仁的母亲老实巴交，未曾吃斋念佛，未曾去过黑阳山，更未曾见过宗亮长老，竟然做了如此离奇而周详的梦，甚至说要生一个儿子。丈夫伊叔是读过几年书的人，觉得其中必有玄机，哪敢怠慢，于是立刻带了妻子匆匆往黑阳山奔去。上山后只见一个僧人模样的小师父远远走在前面，他所走的方向正是半山腰，夫妻俩跟在后面走了一阵子，很快到了山洞外面，但是那个小师父却不见了踪影。

正疑惑间，天空中央炸开一声惊雷，接着好像天旋地转，黑云四罩，狂

风哀号，倾盆大雨旬然而至，夫妻俩赶紧躲进洞里，不时有雨水从洞口灌进来，这时洞外竟徐徐降下一张门帘，把风雨全挡在外面了。

不一会儿，山洞里传出婴儿洪亮的啼哭声。

这就是绳仁了。

他原本叫伊驹儿，绳仁是他的外号——其实本来唤作圣人的，怕这个家伙命贱受用不起，遂谐音称之。

外号叫的人一多，叫得时间一久，伊驹儿这个正名反倒没有人叫了，绳仁就成了正名。

叫他圣人却不是因为他平安降生在宗亮长老指点的山洞里，躲过了这场海啸的劫难。这个谁能说得出来呢。关于他的降生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的讯息，他的父母——伊叔夫妻俩向来讳莫如深。这也是由于伊叔觉得此事属于“天机”的缘故。天机不可泄露，但凡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何况在海啸中死了那么多人啊。

真叫一个惨呐。

其实当海啸袭来的时候，伊叔准备独自下山去的——家里还有一个七旬老母亲——不能扔下不管啊，他要亲自下山接她过来。但是那个小师父从空中传话给他说：“施主请勿念，老人家可确保无虞。”海啸过后，老母亲果然毫发无损，而老母亲竟一直躲在家里，原来家里屋顶上被狂风吹来的苦子草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变成了一个安全岛。

如果伊孝家庄的乡里乡亲都知道了伊叔夫妻俩受宗亮长老指点亡命黑阳山，并且家中的老母亲也是受到长老庇佑的，其他那么多痛失亲戚的人们可能会因此更加难过，这是老实厚道的伊叔夫妻俩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个秘密伊叔夫妻俩势必一直保留下去。

叫他绳仁是因为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他周围的人懂什么他就懂什么，周围的人知道什么他也就知道什么。简直是圣人了。这个能耐呀，不

是从多大的时候才开始有，而是从发小的时候就开始有的。发小，一双眼珠子又黑又亮，扑闪扑闪眨一下，扑闪扑闪眨一下，什么东西都会被它们看了去，看了去就记在心里了。

绳仁开始说话的时间比较早，能说话的时候，不过两三岁，就学会了成人说话的样子。成人说嗯~啊，他就嗯~啊，成人说话掰手指头，他就掰手指头。还会模仿成人的语调语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该抑则抑，该扬则扬，该翻白眼则翻白眼，该用鼻音则用鼻音，甚至还学会了使用歇后语，而且极为准确。

比如当听到有人建议他的父母送他去幼儿园，早启智窦，他会说：“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他正在专心对付一只苹果的时候有人想来分一半，他会说：“做梦娶媳妇儿——想得倒美。”

一个因为偷着养汉子被丈夫打出门的媳妇儿跑到母亲面前来诉苦，他很不屑，道：“光腚推磨——转着圈儿丢人。”直把人家说得灰溜溜地离开了。

他的记忆力特好。如此小的年龄，不但能记住刚刚发生的事情，还能记住发生过一段时间的事情。一次母亲在赶集的时候借给邻居15元钱，回来随意念叨了一句，绳仁便记住了。又到了该赶集的日子，母亲只记得曾经借出过钱这回事，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把钱借给了谁以及借出了多少钱，绳仁说：“杨桂英，15元。”一问杨桂英，果然没错儿。祖父死得早，祖父的忌日母亲总记不住，父亲伊叔颇为不快，埋怨母亲不孝敬，这年到了六月十六，绳仁提醒道：“妈妈，明天是爷爷的忌日了，千万别忘了啊！”母亲一听简直吓了一跳，赶紧准备祭品，父亲伊叔回来见了，对奶奶一个劲地夸赞母亲。

母亲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此后，母亲许多事情都愿意讲给他听，他既做了母亲的记事簿，又做了母亲的留声机。

若干年以后，绳仁还能对家里人侃侃谈起自己对一个叫柳林子的老者的

印象。所谓柳林子是一个半截子身体瘫痪，坐在自制滑板上的一個远房亲戚，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而大家记忆中柳林子最后一次的出现，算起来应是绳仁不满四岁那一年的事情。而绳仁居然对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记得如此清晰，真是太神奇了呢。

柳林子 在绳仁的记忆中端坐于滑板，艰难地前行，别人是一步一步地走，他是一寸一寸地走，别人用腿用脚，他是用胳膊用手，由于常年使用上肢，他的胳膊看上去比一般人要粗壮得多，两个肩头部位还往外凸出了一大截，从正面看就像是 并排长着三颗脑袋似的。绳仁第一眼看到他，生出了一种错觉：他是扒在一个深可及胸的坑中的，他脚底下正好有一条长长的坑道，他不是没有腿和脚，而是在坑道里行走，别人看不到他的腿和脚罢了。他感到柳林子是一个埋在土堆中的人。

他站在柳林子的面前，他的脑袋正好齐住柳林子的脑袋，他看着柳林子，柳林子也在看着他，柳林子先开口：“来呀，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呀，小伙子？”

此前他听到的关于对自己的称呼全是“小人儿”、“小老头儿”、“小蛋子”之类，比较好听一点的是“小朋友”，从未有人称自己为“小伙子”。他对这个称呼很是受用，因此用感激的目光对着他，回答说：“大大，我叫伊驹儿，可是他们都不叫我伊驹儿，他们叫我绳仁。”

柳林子哈哈笑道：“呵呵，好啊，小伙子，我看叫绳仁也不错嘛。”

受到鼓励，绳仁发问：“大大，你一天到晚坐在板子上面么？”

柳林子说：“呵呵，是啊，板子是我的腿和脚呀。”

绳仁问：“大大，你吃饭在这上面，喝水在这上面，可是你拉屎尿尿怎么办呢？”

柳林子说：“呃，这真的是挺困难的事情啊，可是我有我的办法，不过麻烦一些罢了。”

绳仁问：“大大，你走路的时候从板子上掉下来怎么办呢？”

柳林子说：“再爬上去，小伙子。”

绳仁问：“大大，你走在路上遇到下雨怎么办？”

柳林子说：“继续走，小伙子。”

绳仁问：“大大，以后再看见两条缠在一起的狗，你还会用扁担去挑它们么？”

这一问把柳林子几乎要吓死，天哪，一个三四岁的娃娃家跟他问起了这个问题，怎么世上会有这等离奇的事情！他到如今已经活了56岁，在他28岁的那个春天，从黑阳山挑了一担子柴草下来，走到山坡上的时候，他看见两条交尾的狗事毕之后紧紧缠在一起，痛得团团转、呜呜叫，每隔一会儿就用力挣扎一阵子，可就是挣不开，劲也使完了，累得大口喘气。柳林子认出这是两条上等的狼狗，要是能将它们降服了拿到集市上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是一笔意外之财。

主意既定，柳林子走上前，挥起手中的扁担连拍了其中一条狗的脑袋几下，把它击晕过去，又连拍了另外一只狗的脑袋几下，把它也击晕过去，然后简单捆绑了，一头是狗，一头是柴草，挑到肩上去。谁知刚走了没几步，第二条狗就给痛得苏醒了，拼命挣扎起来，柳林子的身体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摇摇晃晃就从山坡道上栽了下去……醒来后狗跑了，自己的腿却断了。多少年来，没有人了解他致伤的真正原因，都以为他是挑柴草下山失足跌下去摔伤的。

柳林子问：“你，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绳仁说：“大大你不管，是我看到的。”

柳林子问：“什么，你小小年纪说是你看到的？”

绳仁说：“是啊，是我看到的。”

柳林子问：“小伙子，你还看到了什么？”

绳仁说：“你家里有个弟弟，被乱枪打死了。”

柳林子说：“是啊，是啊，他作恶多端，死有余辜，死有余辜。你还看到了什么？”

绳仁说：“大大，我还看到你的心里很是苦哇。”

柳林子说：“是很苦，我爹我娘给了我一副完整的身板，我却半路把它给毁了，毁成这个样子，对不住爹和娘，我心里苦啊！”

绳仁问：“大大，你以后还会再来么？”

柳林子说：“如果我活着，就一定会来，来看看你，小伙子。”

绳仁说：“大大，我会记住你的，你死了以后我还是会记住你的。”

柳林子说：“好啊，绳仁，这样我就很知足了呢。”

不过，藏在绳仁脑子里的事情，从时间上说来最早的不是对柳林子的印象，还有更早的，比如秦代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历史，因此许多人都不知秦代是何代，秦始皇是何人，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一个两岁的孩子，能记住多么久远的人和事呢，想必这秦始皇和秦代，是他什么地方的什么亲戚罢了，一个地方一个名儿，一个人一个名儿，世界这么大，不知道的地方不认识的人多了去了。

当人们得知这个秦代和秦始皇压根不是绳仁什么地方的什么亲戚，而是比人们的老祖宗还老祖宗的一个年代和人物的时候，都表示难以置信。绳仁是谁，不就是伊叔家那个穿开裆裤哧溜着两股清鼻涕水的小老头儿么！伊叔自己也不知道的事，那个小老头凭什么能知道呢！那个小老头儿的脑袋瓜子大是大了一点，可是他的脑袋瓜子再大也是他老子的种儿啊，莫非真成了圣人不成！于是问他秦始皇是个什么模样儿的家伙，也难不倒他，他一张口就能说出来，而且学着提问者的样子反剪双手，说得惟妙惟肖。

“嗯～啊，秦始皇，虎背熊腰，身长八尺，高额隆鼻，声若铜钟。”

有个学过历史的人，被找来验证，居然惊呆了。

“啊呀呀，太不可思议了，他说得真是太准确了！”

绳仁的名望陡然高涨。渐渐地，人们发现他还有预卜未来的本事，实际上也是看到了、碰到了未来的景象。他若说“明天要下雨”，明天便下雨。他若说“明天刮大风”，明天便刮了大风。只不过呢，相比之下，这方面的本事稍微差池一点，他曾经对畚彪说：“嗯，你要死啊。”结果人家畚彪没有死，只是生了一场大病，一口气躺了三个月零三天。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大病一场和死亡是很接近的。人们更愿意把他预卜欠准确的案例视为时机未到，或者他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彻底发挥出来。

事实摆在那儿，他就成功预见了柳林子的死。

这天，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亲戚送来了一只野兔，绳仁的母亲炖了溜满的一锅——伊叔啃一块骨头的时候颌关节脱臼了，发出咔吧一声脆响，奶奶惊了一下，放下筷子，看着伊叔。母亲也惊了一下，放下筷子，看着伊叔。绳仁见全家人都放下了筷子，于是也有样学样地把筷子放下了。

原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伊叔张开嘴巴，像打哈欠那样把嘴巴张到不能再张的程度，然后不断往上面运劲，这样坚持着，坚持着，很快就听到口腔里嘎崩一声，那是颌关节又复位了。全家人都听到了这一声嘎崩，都松了一口气，都抬起了筷子。

绳仁就说：“大大这个人真是不错啊。”

全家人都愣了：“哪个大大？”

绳仁说：“柳林子大大。”

父亲说：“不好好吃你的兔子肉，说这个干吗？”

绳仁说：“我有点想他呢。”

母亲说：“怎么突然就想起他来了呢？”

绳仁说：“刚才他拉屎的时候掉进粪坑里，淹死了。”

奶奶说：“啊哟哟个小祖宗，咱可不兴咒人家啊！”

父亲说：“我看你是欠揍了，说这样的混账话，快给我闭嘴！”

绳仁嘴巴倒是闭住了，可是眼泪流出来了。奶奶看着怪心疼的，埋怨伊叔不该这么大声呵斥小孩子，就撂下碗筷来抱绳仁。奶奶一抱，绳仁便开始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嚷嚷：“柳林子大大好可怜，两只手在粪坑里摇啊摇，没有人救他，就这么沉下去了……”奶奶吓得连忙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再说下去。

绳仁的话，全家人自然不愿相信，柳林子这辈子已经够惨的了，怎么还能再落个掉进粪坑里的下场？虽然绳仁有些灵气，但是还不至于卜人生死，所以刚才的话只能是小儿戏言。可恨好好的一锅兔子肉，经他这么一闹腾还能吃出什么香味来？这顿饭成了一顿没滋没味的饭。

而且晚上睡觉时全家人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柳林子，都在心里祈祷他不会出什么事。

一家人就这样提心吊胆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并无任何不好的消息传来，看来昨夜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家人很快就要把这件事忘掉了。

谁料想，接近中午的时候来了报丧的人——柳林子被发现淹死在粪坑里。

2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圣人也好，“绳仁”也罢，当然就受之无愧了。

更让人称奇的是，柳林子他死不瞑目。入殓的时候怎么鼓捣也合不上他的眼皮，这说明柳林子在人间还有什么未了之愿，可这个未了之愿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猜测可能柳林子嫌陪葬过于寒碜，耿耿于怀。

按照民间的习俗，人死了只是阳寿的结束，到了那边还要延续他的生活，因此生前经常使用的东西在那边还会用，生前最要紧的东西更是如此，得随

葬进坟墓里。于是把木滑板给他放进棺材里，同时放进去一沓子冥币，等这些做完了，他的眼睛依然圆圆地睁着。有细心人意识到这柳林子鳏居一生，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想必是需要一个女人使唤啊，便用花纸糊了一个美人送给他。可能是受了感动，柳林子的眼睛里淌出了两滴混浊的泪珠，而眼睛还是睁着。

这时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伊叔家的绳仁，议论了一番，一致同意让绳仁来瞧瞧究竟。

伊叔正准备代表全家前来奔丧，得到消息，就把绳仁给一起带来了。

绳仁似乎胸有成竹，走到柳林子的棺材边上煞有介事地说：“大大，你是个好人，你好好走吧，到了那边一定享大福。”

绳仁话音甫落，柳林子的眼睛竟慢慢合上了！

这个绳仁！

简直成了活神仙了啊！

绳仁口碑大噪，声名远播。怀着对绳仁的崇拜，四面八方的人们带着形形色色的疑难慕名而来，请求指点迷津，而绳仁则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这其中有求医问药的，有解梦求子的，有测八字的，有看姻缘的……但凡生老病死、福运寿禄，绳仁皆可应对自如，未曾失手。通常是绳仁端坐于大床之上，热茶、鲜果摆在一边，以大床为中心盘成一个圈，年长者踞于前，年轻者及外姓妇道家立于后，默不作声，听绳仁一一道来。不少人进来时还心存嘀咕，出去时已经被彻底征服，额手称庆了。

稍远处，桥头庄，有一家人从清代那一辈算起便屡遭不祥，得财破财，做官罢官，香火不旺，死气沉沉。请了人跳神、做法事，一概无用。遂找到绳仁。

绳仁听了介绍，立马说这家宅子的风水不好，要求亲自前去勘验，再作了断。帖子送来之后，绳仁被用四人轿抬了过去，这轿子绳仁可是头一回坐，

晃悠悠、不颠不簸，很是舒服，没想到半路上睡着了，睡梦里尿湿了其中一个抬轿人的后背，那人正待开口骂娘，想到轿子里人物的特殊身份，轿子后面又跟着父亲伊叔护驾，一句骂又忍了回去。

到了这户人家，绳仁依然未醒。这家媳妇年龄已过 30，尚未生育，想孩子想疯了，从伊叔手中接过熟睡的绳仁，望着那红扑扑的小脸蛋儿欢喜得不得了，连声说：“好俊哪好俊哪！”家人提议把绳仁弄醒了，看风水要紧，这个媳妇却高低舍不得：“先不要着急看风水，这宅子等风水也不是等了一天两天了，让他再睡一会儿，我把他抱进屋里。”说着腾出一只手掀起门帘就进了套间，掏出奶头就往绳仁嘴巴里面塞，绳仁以为梦见了什么好吃的，眼睛也没有睁开，摸了一把觉得绵软热乎，一口把奶头衔住了，吮了几口，媳妇舒服得不行，屁股往炕上一靠，绳仁就躺在了她的腿上，这是两个人都舒服的姿势，绳仁吮得更欢实了。

媳妇趁绳仁吸气的当儿，迅速调换了另一只奶头塞进去，这个动作差点把绳仁惊醒，因此衔得更紧，吮着吮着媳妇又舒服得叫起来了，绳仁误以为她又要把奶头抽走，猛地咬住了奶头，媳妇痛得想挣脱，哪想到她愈是想挣脱，绳仁咬得愈紧，媳妇碍于颜面又不能大喊大叫，只能作悄无声息的抗争，她觉得那奶头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的身体了，再也无法忍受，没头没脑狠狠一巴掌打下去，把奶头打了出来，也把绳仁打懵了。

绳仁咧着嘴，哇哇大哭起来。

外面的伊叔听到哭声一步闯进来，只见儿子满嘴鲜血，以为这媳妇打了儿子，声色俱厉：“你这是干什么！干吗打我的儿子？！”

这媳妇一掀上衣，露出血肉模糊的奶子：“看看你的好儿子干的好事，差点咬掉我的奶头呀！”

伊叔二话没说，背起绳仁就走。

这次勘验风水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仨月之后，桥头庄那户人家又来了人，先是承认那天的咬奶头事件责任不在绳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绳仁再怎么想吃奶，他一个三四岁的娃娃也不可能自己得逞，必是那媳妇从中怂恿所致，为那天绳仁的挨掌表示道歉；接着告知，那媳妇在奶头被咬之后，竟发现怀上身孕，这必定是托了绳仁的洪福呢。现在他们担心如果宅子的风水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恐怕将来孩子很难养活，恳请大人不记小人过，发发慈悲，把宅子的风水给看了。

绳仁是长记性的人，说什么也不敢再过去了。那媳妇的巴掌着实厉害。不过既然吃了人家的奶头，总得解除人家的困扰，把问题的症结说出来。他告诉来人：“你们家宅基的左侧偏南位置有一座古墓，那是当年一位舍身救美的老翁之墓，故事曲折，现在已很难把原委说详细了，总之……”这家人将信将疑地从那个位置开掘下去，果然在地下深7米左右掘出一座砖砌古墓，这座墓以前被盗数次，但是墓主人的尸骨还在，还残存了部分随葬品。文物考古部门派人取走了尸骨和随葬品，并给这户人家颁发了1500元的奖金。

此后，这家人的日子愈来愈红火了。

这家的媳妇从奖金中抽出500元，专程赶来犒赏绳仁，见了绳仁立刻又生出再抱一抱的冲动，全凭绳仁的奶奶、母亲、父亲伊叔看得紧，她没有得逞。钱也没有收，绳仁的奶奶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收什么钱哟。”媳妇千恩万谢地走了。

但是绳仁的的确确被那媳妇的一巴掌打得够呛，并渐渐显示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变得胆怯、不自信，不敢面对陌生人，记忆力时好时坏，动辄哭鼻子……这一切都让全家人很着急、很郁闷。

奶奶和母亲两人最是心疼，奶奶把这个宝贝孙子视为掌上明珠，容不得他受一丁点儿委屈，来找他求他说东道西的人这么多已经够让他耗费脑力的了，怎么还要受那皮肉之苦哟？有这门子的规矩么？母亲则觉得这样下去即使不挨打，也难免会遭人妒忌，遭人妒忌总是要出乱子的，还是平平常常最

实在。伊叔自己的营生因来客盈门给耽误了不少。有的人来了还得好酒好肉地伺候，有的人来了还要你跟着他去，有的人来了一坐就是大半天，大半天的时间你都得陪着他。而且有的来了并不是要办什么事，只不过来看热闹、瞎起哄，家里成了集市了，成何体统？

因此就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渐渐厌烦起来。

家里开始替绳仁挡这些烦扰了。

这天，邻村缙家庄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叫作迟有曾的——来了。此人本来聪明能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寻石刻石，无人能比。只因一次上山炸石，给一块飞起来的石头击中天灵盖，流了一大摊血，后来就彻底变了性情，好吃懒做，终日四处逛游，人见人嫌。路上看到两个小孩子吵架，他也要上去管一管，把小孩子吓唬走；村口看到两个妇女说悄悄话，他会追着人家问是不是在嚼他的舌头？然后以此为借口向人家讨要酒钱，给的少了还骂骂咧咧，然后拿了钱去打酒，手里的钱只够打一两酒，一两酒当场喝干，喝干了再来一两，这一两就是赊的。他通常买一两赊一两，但他从来都是只赊不还，为了避免听他嚷嚷，店家也就不跟他计较这一两的得失，权当送他了。遇到哪家红白喜事，总要不请自到，前去喝几杯，这几天没有沾到酒了，心里痒痒的，怪人们死得太少、太慢，害得他捞不着酒喝。

经过伊叔家门，就喊着要找绳仁。

伊叔问：“你找我儿子什么事呢？”

迟有曾说：“找圣人，哪个要找你儿子？”

伊叔说：“家里没圣人，你走错门啦。”

迟有曾说：“想撵我走不是？我偏不走，今天不见圣人，我就死在你家里了。”

伊叔说：“我们家没有得罪你呀！”

迟有曾说：“绳仁不出来就是得罪，快叫出来，我还有别的事儿呐！”

伊叔说：“那就对不住了，你请忙吧，我也没工夫陪你斗闲。”

迟有曾说：“我就一句话，想问问绳仁什么时候杀人最合适，问完了就走人。”

伊叔说：“别说我家没圣人，就是有，也答不出你这样的问题。”

说着就往外推他。

迟有曾火了，骂起街来：“什么玩意儿呀你，老子咒你儿子不得好死！”

伊叔怒火中烧，提一把铁锹冲他抡过去，迟有曾见他动了真格的，这才知趣地逃走了。

迟有曾倒是没有白来一趟。他从伊叔家逃走之后就到处宣传圣人是假的，说伊叔家的圣人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局，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们蒙蔽了，诸如此类。尽管迟有曾的话品人品俱不可信，但如果绳仁果真不是圣人，很多人都会感到称心如意的，想想看，都一样地吃五谷杂粮，都一样地十月怀胎，凭什么伊叔家的儿子生下来就是圣人，而自己的儿子就活该是猪脑子？于情于理，皆不可通。迟有曾经常胡说八道，但这次却似乎是说了真话，以前大家把伊叔家的儿子当成圣人看，必定是鬼迷心窍了。而且，由于迟有曾无处不去，无人不说，所以这个广告效应是很成功的，来找绳仁的人大幅减少，伊叔家真正开始清静下来。

最后一个慕名而来的人是外地的，老婆的脖子上生了一个七八斤重的疖子，近来时青时紫，想来问问绳仁该怎么办。

伊叔说：“当然是去医院了，治病救人，还有比去医院更好的办法么？”

来人表示希望亲耳听听绳仁的说法，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大约好几百块。他说：“说一句给10块，说10句给100块——让你家儿子舌根子拨弄一下就成了，怎么样啊？”

伊叔说：“我们家不少你这钱。”

绳仁奶奶正在煎中药，屋里弥漫着一大股子中药味。